



# 互联网上，农民开始写诗

这样的话，她不会对孩子们说，只写进诗里。

4

今年，韩仕梅觉得实在被家庭压得喘不过气了。儿子在今年年初结婚，但这门花了30多万元彩礼的婚姻很快失败了。韩仕梅又背上为儿子下一次婚姻准备彩礼的担子，这击垮了她的心理防线：我太累了。她甚至因此想到跳河。韩仕梅的家在公路附近，离村庄有500多米，但是她很少回村里转悠，因为儿子离婚的事让她感到自卑。

她的婚姻也让她感到压抑，暗无天日。儿子结婚前，她曾经对丈夫提出离婚，但被丈夫以“儿子结婚后不再离”搪塞。如今儿子离婚了，她也下定决心要离开这个家庭。她在微博上联系到一个年轻的律师，离婚案将在5月19日开庭。知道这件事，丈夫哭了。一提到离婚，韩仕梅的丈夫就哭。她说，你哭也没用。

韩仕梅觉得，离婚和她写诗没有半毛钱关系，但写诗确实给韩仕梅带来无限的快乐，拿起笔，或者笔芯，她可以什么都不想了。有时候写自己内心的感受，有的时候是瞎编的，是一种期盼，一种渴望。

去年12月，她写了一首《觉醒》：我已不在（再）沉睡，海浪将我拥起。我奋力走出雾霾，看到清晨的暖阳。她解释说，我以后不再懵懵懂懂地过了。

结婚后的十几年里，韩仕梅成天做着同一个梦。梦中，她和很多同学一同坐在教室里，忙活着写作业，手里的笔不停，心里想下一年就要考大学了。

那个梦在孩子长到十几岁时的某一天不再出现了。读书时她在班里担任学习委员，成绩稳定在前三名，每次考试都拿奖。如果有机会上高中，她觉得自己百分之百能考上大学，而上了大学，有可能成为一名了不起的诗人。但如今，提起对未来的规划，除了离开丈夫，她想得最多的，是多赚钱，给儿子下一次结婚攒上彩礼。

她从未因为出名而觉得自己真实是什么诗人。看到有人评论她说，用词不当，她说，谢谢老师指点，我都是胡编乱造的。厂里有人夸她会写诗时，她总会说：我胡乱编嘛，顺口溜而已。

曾有一个在北京做图书编辑的浙江县的女孩联系她，说想谈谈出书的事，她加了微信，就没下文。她也没吭，她也没问。韩仕梅觉得自己写的诗出不了书，虽然她有这样的梦想。弟弟前几天给她打电话，嫌她爱折腾，都四五十的人了，成天找那记者来干啥。

现实生活中，刘相省的家庭五口人里有4个都享受低保，他们去年才脱贫。刘相省熟练《易经》，空闲时喜欢给人算命，她相信自己经历的很多不如意，都是命运使然：一世为人要明世，因为人与人不同，自幼立志赛青松，可叹命运不顺通。他回避掉没有把握住哪次机会的问题，用没有用的解释人生的种种选择。

岳怀莲也说，她看淡了生活，所有的不如意都做了上天的安排。对她来说，未来应该也会如此平凡下去。但是，烧大炕的时候，打苞米的时候，端着草去喂牛的时候，一些字句会突然冒出来。她会赶紧把草放下，把想到的诗句发在自己另一个微信信号上，小心保存着。

看起来那样认命的刘相省，曾在作品里斗胆问天：虽然奔波在农村，斗胆笑问李杜仙，你们距今有千年，是否农民该平凡？



2397 浏览 04-13

韩仕梅: ...

♪ 我悄悄蒙上你的眼睛

♡ 258 赞

🗨 259 评论

韩仕梅最近上传到短视频平台的作品。

网页截图

个 666。

这是他们自己的社交货币：大拇指 666 以及玫瑰 和 福 的表情。不管是什么，都要3个起步，连成一排。

韩仕梅曾独自坐在工厂宿舍里，用河南话向记者谈起她刚写的诗：我每天生活在阴暗潮湿的地方，你是一道微弱的烛光，指引我前进的方向。你 是指鼓励她的网友们，阴暗潮湿的地方，是形容自己的家。讨厌这种生活，讨厌现在这个家庭。说到这个，她又要流泪咽了。丈夫不希望她写诗、结识网友、接受采访。在一次接受采访时，韩仕梅的丈夫突然挂断了记者的电话，还过去捂住她的嘴。韩仕梅说，今年正月初六，丈夫还曾突然揪着她的衣领，把她拽倒在床上，说我都不知道你整天在干啥。

有一次，丈夫说她不要脸，她伤心地喝了半斤52度的白酒。第二天早晨6点，她挣扎着起来去厂里，四肢瘫软，不断呕吐，后来喝葡萄糖缓了过来。说起这件事，韩仕梅说，我早就该死了，我活着是个无用之才。感觉自己已废了，没啥意义了。

20岁左右，她也这样大醉过一场。当时她为了反抗这门亲事，找来父亲的白酒喝，哭啊哭，就是不想醒过来。母亲怕她死了，说要不算了，我们给（亲事）退了。但韩仕梅反倒躺下来，她知道亲事退了，家里房子已经盖了，花了一部分彩礼钱，弟弟只比她小3岁，马上要说媳妇。

村里曾有几个年龄相仿的女孩劝她，婚姻也就几十年就了结了。那一刻她决定忍耐、认命。

作为这个家的支柱，她不光要赚钱，还要照顾老小。扫地、洗衣、做饭，丈夫什么都不干。拌嘴了，她放下他的衣服不洗，他就会把衣服放一个月，直到长毛了，还是她上手。最累的时候一天她睡三四个小时，瘦得只有80多斤。

韩仕梅读书时是班里的起歌委员，每天上课前带大家唱歌，唱得最多的是《在希望的田野上》。现在，她的家门口，有金黄的油菜花地，一望无际的绿色田野。但在韩仕梅眼中，到处都是一片黄土。

结婚后，她没再正儿八经唱过歌了，只是偶尔不开了心，自己吼两句。有人在她会拘束，唱不出来。看到诗友发布的一张笼中鸟的图片，她写下评论：谁能懂囚鸟哭，岁月载人两鬓霜，我也像那样被家庭困住了。

韩仕梅和她的诗友们在生活中有着不同程度的孤独。刘相省身边，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人知道他在网上写诗的事。岳怀莲的丈夫知道她写诗，但她每天早出晚归地在工地上干活，从来不看。

大多数时候只是 想法，她们逐渐学会尊重孩子的意愿，觉得 这病就得靠爱慢慢滋养。

8

裴双义见过很多中断学业的孩子，初三和高中生最多。有的经过药物治疗、心理咨询，加上孩子与家庭关系、周边环境的改变，能够恢复到不错的状态。

也需要老师和同学给他们一些支持，抑郁症只是心灵的一个感冒，是暂时的情况，会好起来的。他希望学校能普及相关心理健康知识，消除孩子和家长的病耻感。

4月，裴双义所在的浙江省康复医疗中心将对浙江省内1万名学生做心理筛查，这是实现 医教结合的尝试。住院区有孩子的病情是学校做心理量表筛查时发现的，被心理老师建议来医院检查，



王笃臣在写诗，遇到不认识的字，他就查阅《新华字典》。

受访者供图

跟网友熟悉后，有人说着看不清她写的字，她就改变了风格，一笔一划地写。她身边老搁着笔、纸和手机，睡觉的时候也放在床头，为的是随时给人评论。

在诗友中，韩仕梅的粉丝量算是中上水平，李树云有709个粉丝，而和韩仕梅同岁的岳怀莲有1.4万多粉丝了。她是河北省唐山市滦南县岳庄村人，两个人加了微信，岳怀莲对智能手机操作更熟练些，最近还教韩仕梅怎么制作美图。

没有人制订规则，但凌晨5点是一个合适的时间。接下来的一整天，岳怀莲不再有大块的时间拿起手机，要把发作品作为一天里的第一件事，以免诗友催促。李树云睡眠时间比较少，凌晨4点半醒来是常事，看到不少诗友在5点发，她也就这样要求自己。在外工作的儿女们，逐渐把5点的这条动态，当做母亲的 报平安。

2

互联网之外，他们的生活和诗的交集不多。岳怀莲从今年1月开始写诗，但自认为写得不好，很快打算放弃。一位任教40年的语文教师给她评论说：你不能不写，但不要写，还要坚持，写完以后用本子把自己的诗编写成册，抄录下来，说定以后你也是诗人。她把这条评论截图保存了。2月17日，这成了她认真写诗的起点。

对韩仕梅的另一个诗友 河南省安阳市滑县的刘相省来说，写诗的入门则是在2013年打开的。当时他陪伴父亲在县医院住院，从乡下带来零零碎碎的行囊，他感觉到护士有些嫌弃、反感，心里不是滋味，又不知道该怎么办，于是掂着笔，在医院的清单纸背面，一口气写了20多首藏头诗。

山东省济宁市的农民王笃臣12岁时失去了父亲，家里缺乏劳动力，年年欠生产队粮款。每到春节，他们总要跟着母亲去邻村上门乞讨。他害怕狗，乞讨时就躲在人家大门外。那些年，他看了形形色色的春联，喜欢上这种对仗工整的字句。

他从小自卑、内向，不吱声。现在，压抑了快一辈子了，我个人也是发挥发挥，该说的说说吧。4个闺女都长大后，王笃臣生出写诗的爱好。

岳怀莲的前半生也是自卑和胆怯的。儿子小学时患病，需要多次做手术。丈夫只有小学三年级文化，连医院科室的名字都认不清。岳怀莲带着儿子，县城、唐山、北京，都走遍了，她过去没出过远门，每一次去看病都特别困难，她不知道哭了多少次。

3

把诗上传到互联网后，查看和回复评论对他们来说是一件重要的事。他们作品的评论区充满赞美和鼓励的话。韩仕梅最近的作品下，有人评论道：才女士梅点墨香，金榜题名换春装。夏李临前赏枣木，三五成群赏花忙。韩仕梅回复对方：才华横溢 谢谢老师，留墨添香。她整整齐齐码上5个大拇指，4

的妈妈支持你。不要激动，深呼吸放松，你打车去学校给老师说清楚。后来，儿子被学校的老师送回家，老师一直等到林美芳下班。一出地铁我就忍不住哭了，我就想我们那么努力帮他康复，你们怎么又给搞坏了啊。

群里的妈妈们也遇到关于复学的各种问题。林伟的儿子初二生，持续请假在家，初三一天都没有去，没有出勤记录，中考也没有参加。令他意外的是，学校给儿子发了初中毕业证。儿子情况好转后，想回到学校读初三，但学校都拒绝接收，理由是他没有办理过休学，已经毕业了。林伟去找区教育局，得到同样的回复。

也有妈妈们组团去 考察 了国际学校，他们猜测那里压力小一些，换了环境也许对孩子有利。还有的抱着 坚决不能休学 的想法，能上半天就半天，学校近的上学时间按小时算也行。但这

的，妈妈支持你。不要激动，深呼吸放松，你打车去学校给老师说清楚。后来，儿子被学校的老师送回家，老师一直等到林美芳下班。一出地铁我就忍不住哭了，我就想我们那么努力帮他康复，你们怎么又给搞坏了啊。

群里的妈妈们也遇到关于复学的各种问题。林伟的儿子初二生，持续请假在家，初三一天都没有去，没有出勤记录，中考也没有参加。令他意外的是，学校给儿子发了初中毕业证。儿子情况好转后，想回到学校读初三，但学校都拒绝接收，理由是他没有办理过休学，已经毕业了。林伟去找区教育局，得到同样的回复。

也有妈妈们组团去 考察 了国际学校，他们猜测那里压力小一些，换了环境也许对孩子有利。还有的抱着 坚决不能休学 的想法，能上半天就半天，学校近的上学时间按小时算也行。但这

实习生 郭玉洁

凌晨5点，这几乎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时间。他们要发一首新诗出来。

诗在前一天夜里写好，他们斟酌，修改，发布。之后，河北省唐山市的岳怀莲开始给丈夫做饭，给去年秋收的1万多斤玉米脱粒，或者去花生地里除草；山东省济宁市的王笃臣给事先粉碎好的饲料添上玉米面、麸皮和水，倒在槽子里喂羊，40多只羊吃饱之后，他还要把羊撵出来，拾掇羊圈。河南省南阳市淅川县薛岗村的韩仕梅则要骑上电动车，去两公里外一家工厂的食堂做早饭，她负责在这家工厂给管理人员做一日三餐。

往往，要到夜幕再次降临，他们才会有大把时间重新回到这些诗上。

这是一群在短视频平台上写诗的农民，年龄多在50岁以上。接触互联网之前，他们中的有些人从未写过诗，有的只是在作业本、在医院的清单纸上零星地写过。他们身处天南海北，说着彼此听不懂的方言，在过去的生活里毫无交集。其实直到现在，他们也没见过面。

由于贫穷，这群人在小学或初中就辍学。从此，半辈子都生活在自己的村庄，出苦力，谋生活，再没读过什么书，攒了 对语文的爱好。短视频平台成了他们和外界交流的一个途径。他们的古诗诗里夹杂着现代词语，格律也乱，偶尔还有错别字。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在诗里写种地、养猪、放羊的生活，也写孤独、思念、婚姻的无奈。

1

今年1月，有记者偶然在短视频平台上发现了韩仕梅 一个挣扎在包办婚姻中，爱写诗的农妇。一篇报道发表了，接着是第二篇、第三篇。这个春天，韩仕梅家门口这片油菜花地前，来自十几家媒体的客人来来往往。

记者们总对她提到余秀华，那个才华横溢的农民诗人，但其实在今年2月前，韩仕梅从没读过现代诗。有记者给她寄来三本书，《历代女性诗词鉴赏辞典》《读宋诗随笔》《唐诗鉴赏辞典》，很厚，她放在床头的桌子上。没时间看，静不下心来。

来自记者、诗友的书还在源源不断地寄过来，但其实她没有那么多精力花在诗词歌赋上，写诗只是她生活中的一角。婚姻、家务活儿、儿女、赚钱，才是她说得最多，也想得最多的。

她今年50岁，一直生活在薛岗村。初中二年级没上完，她就因为交不起18元学费而辍学。后来，母亲让她嫁到能出3000元彩礼的婆家。韩仕梅家穷，住过草房，草房塌了，又住村里的仓库，仓库也要塌。这份彩礼，意味着盖房子有了希望。

丈夫是邻村人，木讷，不太会交流。结婚后，韩仕梅发现那3000元全是婆家借来的，丈夫还沉迷赌博。韩仕梅的婚姻从还债开始，她一笔笔还上4800元外债，自己把自己买了回来。

最近几年，韩仕梅在附近的工厂食堂打工，一日三餐把她的时间切碎。早上6点出发去吃早饭，上午10点半准备午饭，下午4点半做晚饭。饭后洗碗、收拾厨房、割葱，这些事忙完，天就黑了。两顿饭的间隙，她会在工厂的宿舍里坐会儿，拉上窗帘，写写诗。用的是从厂子抽屉里找到的中性笔芯，没有笔杆。她在厨房也放着一个本，有时正做着饭，想一句话就写下来，一顿饭做完了，一首诗也写成了。

韩仕梅从去年4月开始在短视频平台上发表诗歌，用的手机是她淘汰下来的，她以前用的是价值500元的手机，内存很小，录不了视频。到现在，她已经在网上发布了157个视频。

她的账号有3492个粉丝，她关注了3042个人。粉丝多是像她一样写诗的普通人，他们以 诗友 相称。他们用自拍、路边的野花、当地的名胜古迹当做头像，粉丝数量和关注度相近。点开他们的主页，能看到冰凉的河流、河边的枯草、在地里挖土的挖掘机、绿油油的庄稼地、齐整的麦穗、葡萄园、新盖的砖房。

岳怀莲、李树云都是这样和韩仕梅认识的。李树云和韩仕梅经常互动，她是河北省廊坊市人，今年74岁了。她在大队做了一个会计，写 草书 写习惯了。

## 我的孩子得了抑郁症

（上接5版）

陈恒认为老师这样做就是在排挤自己。老师可能觉得我们这类学生最怕的就是他们去给家长告状。陈恒说，老师首先是学校的老师，其次才是学生的老师。

病友群里有不少家长是老师，她们劝林美芳要理解，万一孩子在学校出现意外，都是要担责任的，学校和老师也有很大的压力。有群友所在学校一名学生跳楼自杀了，家长来拉横幅，一位教师被开除。

后来老师要求把病历带来，孩子做过的量表也带过来，学校要看相关的数据和病史。林美芳翻来覆去一晚上没怎么睡，她改变了主意，这些东西都不带去学校了。她担心儿子的信息泄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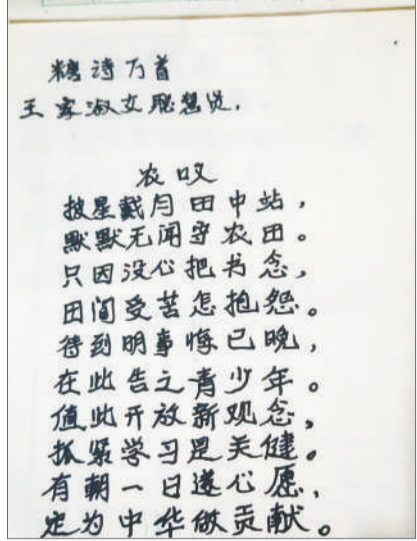
家长与学校的信任一点点撕裂。我

我一直跟他说你是最好的、最棒



韩仕梅在厨房看自己写的诗。

受访者供图



刘相省写在草稿纸上的《农叹》。

受访者供图

上，100分等于0分。 邹峰认为，在康复期，家长要给孩子足够的安全感。

陈恒希望那些 健康的人 能理解，和抑郁患者相处不必小心翼翼。抑郁症的孩子不是易碎品，把他们当成健康的人交流情商不要太低就行。你和正常人交流，要多站在对方角度思考。

林美芳记得，一次就诊中，医生问她，孩子有什么优点？她说没有，然后列举出儿子一连串的缺点。医生让她带孩子回家，好好想想，然后下次带孩子爸爸一起来。而现今，她觉得儿子浑身都是优点。

她逐渐向儿子靠拢。他喜欢的播客主播，林美芳也喜欢。儿子关紧房门鼓捣公益工作时，她有时会悄悄站在门外，听到孩子的笑声，她高兴，希望这样的笑声多一点。

（应受访者要求，林美芳、陈恒、李天冉、林伟为化名）